

## 实录

华不注投稿邮箱:  
qwbhzb@163.com

【印记】

## 章丘话，话章丘

## 药山采药记

□韩小荣

药山是“齐烟九点”中颇为独特的一座山峰。说它独特，是因为山上不但盛产中草药，就连山石也可入药。药山上出产一种珍贵的“阳起石”，药效极佳。据说古代的神医扁鹊常来药山采集这种石头，所以，药山还有个别名叫“阳起山”。

早就想去药山，有两个目的：一是为了看风景，既然纳入“齐烟九点”，想必有它的不凡之处；二是寻找山上的草药，看看究竟是不是名实相符？

药山周围是一些民居，我邀请朋友小周一起爬山，我们穿街绕巷，大约十分钟，来到山北一座牌坊处。牌坊正上方书写着“药圣坊”，坊柱左侧：天宝物华人杰地灵，右侧：九点齐烟唯此为尊。这牌坊本身不甚壮观，既然名之为“药圣坊”，就不由得让人生出些许敬意。

来登山的人不多，依稀可见三五个人影。牌坊周围草木丛生，掩映着一条曲折山径，这里可以直达药山最高峰。我来了劲头，拿出方便袋里的小铲子，准备看见药草就挖回家养植。药山的树松柏居多，也有野枣树、榆树等。这些树没什么特别，我们的眼睛主要盯住它们的树根，生怕遗漏下每一株草药。小周说，别的草药不好辨别，有一种千头菊和荟草她都认识。

好不容易看到一株千头菊，却离我们老远。斜坡太陡峭，我们不去冒险，继续向前。猛然抬头，却发现一块巨大的山石上挺立着一个石葫芦雕塑。这是药葫芦，传说古代的十大神医都来过药山采药，这算是一个标志性建筑物。

我们在药葫芦周围徘徊，说来凑巧，大石块附近的杂草丛里，小周发现了荟草的倩影。原来是一种叶子边缘带有锯齿的、姿态十分优雅的青绿草药。这种草药捣碎了敷在伤口即可消炎去肿。还可以制作药酒，可祛风利湿，补肾活血。值得欣喜的是，荟草的所在位置地势较缓。我们打算好了，先去山顶看看，下山再挖荟草。

药山不高，海拔125米，我们很快就到了山顶。山顶上很宽敞的一块平地，四周都有护栏。迎着习习凉风，向北望去，黄河大坝上的森林郁郁葱葱，仿佛一条玉带，依傍着黄河这条长龙，无限延伸。再向东南方向看去，我们所在的主峰连接八座小山峰，九峰林立，如莲花起伏。故而，药山又美其名曰“九顶莲花山”。按理说，这莲花多少沾带些禅意，可惜山上没有庙。

药山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，有的如蜘蛛，有的像青蛙。山顶上还竖立起两块“情侣石”，吸引了许多年轻人驻足观看。这么多的石块，到底有没有阳起石？在古代，阳起石是贡品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开采，真正的阳起石早就踪迹全无。为了证实山上的确出产阳起石，有关部门开采山石碎片拿去研究，结果发现石块内确实含有阳起石成分。

我心里想着那株荟草，无心流连山顶景致，拉着小周按原路返回。那柔媚娇小的药草儿果然在等着我呢！我唯恐它根部受了空气的侵入，不好养活，只好深挖下去。小铲子不给力，费了好大力气，总算把荟草的根部保护了起来。

这次药山采药，良朋做伴，雅兴不浅。虽然只采到一株荟草，却是谐音“仙草”哩，真是不虚此行。

□王爱竹

章丘话，就像章丘大葱：甜绵、香脆；热辣、浓烈，味道特别醇厚。不管章丘人在哪里，是怎样的穿着打扮，只要一开口，立刻就能辨得出。

可是，提起章丘话来，我却脸红得很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我从章丘老家来到省城读书，学校里汇集了各省各县的同学，讲起话来，那真是南腔北调，可是品评优劣的结果，“舆论界”竟一致认为我们章丘话最难听。于是章丘话成了同学们模仿的材料，我这个章丘人成了取笑的对象。

章丘话和普通话比较，“R、L”不分，章丘人(ren)读成章丘雷(lei)；“猪肉(rou)”说成“猪漏(lou)”；把“小数点儿”念成“小数嗲(dai)”……有一次上化学课做实验，我嫌小组的一位女同学乱摆弄仪器，斥责她“你咋着了？”她听了不但不气恼，反而笑得前仰后合：“俺砸着了呢！”起初我也为老祖宗传下来的章丘话感到不平，但后来就渐渐丧失了自信力，甚至从党校回家时听到老乡们说话，竟也觉得那么难听。

在这场“比家乡”的论战中，使我彻底败下阵来的是在1960年的“支援三秋”中。地点正是章丘黄河边的一个公社。那个年代，那个地点，风沙、盐碱、地瓜干窝窝头、人拉耕犁……同学们真正领教了“章丘雷”的厉害。于是同学“舆论界”又一致认为：这“章丘雷(人)”不光说话“哏”，难听，还特别穷。穷就穷吧！还又穷又酸。据说“章丘雷”待客太讲究礼数，总是盘儿、碟儿摆一大桌子，其实里边没多少东西，因而被戏谑为穷酸、穷讲究。



▲ 章丘百脉泉公园内的李清照故居。  
► 《燕行图》中描绘了章丘八景之“绣江春涨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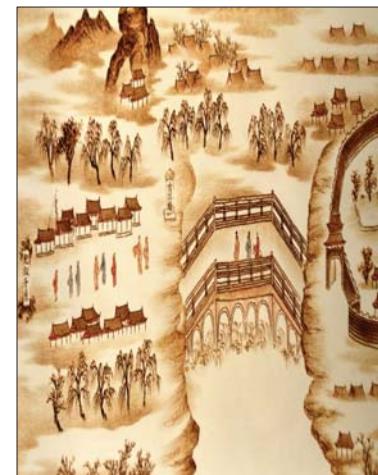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一篇“一代词人李清照之父——李格非撰写的《廉先生序》碑石出土”的报道，一时引起学术界轰动。此前，李清照故里一直得不到确认，由于这件文物的出土，“章丘明水塘子崖是李清照故里”一说，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。从此，“明水是李清照娘家”再无争议。

作为一个章丘人，看到这些报道，当然很是引以为豪。但遗憾的是从小竟没去过明水，于是，带着对一代词人无限的神往和崇拜，在1982年的暑假里，我踏上了去明水的“朝圣之旅”。

沿着济青公路一路东去，只见路南是和公路平行的胶济铁路，再往南便是连绵如眉黛的群山，高低错落，像轻柔的丝带，缠绕在峰腰山巅。公路北，却是一望无际的沃野，旺盛的庄稼都长到一人多高了。汽车开到了明水的西郊，正往前疾驶，忽然面前出现了一个大断崖，汽车一下子“跌”进了几丈深的崖下。哦！这就是当地人说的“塘子崖”了。

定神一望，只见崖下溪流纵横，水清如镜；粉墙黛瓦，烟柳笼翠。一方方稻田，绿缎似的直铺向天边，绿缎上，远远近近地点缀着盛开的红莲，微风拂过，夹着水汽的荷香阵阵扑来。哎呀！这不是到了江南水乡了吗？

望着眼前的美景，仿佛看到柳荫深处，隐隐约约有一处深宅大院。粉墙院内，一个小姑娘正跳下秋千，汗还没来得及擦，忽听有人来了，慌忙提着鞋子，只穿着袜子就往门里跑，头上的金钗都跑掉了……进得门来，拿枝青梅捂着鼻子，若无其事地回头



【味道】

## 记忆中的爆大米花

□甘霖

三十多年前，济南街头经常有推着小车走街串巷爆大米花的人。通常是下午四五点钟，不用出家门儿，只要听见马路上传来那熟悉的“砰”的巨响，就知道是爆大米花的人来了。我们这些孩子便坐不住了，央求妈妈要来一茶缸子大米，一个干净的大盆，还有一两毛钱的零钱，我和妹妹便高高兴兴地去宿舍门口排队爆大米花了。

等候的小朋友特别多，我们都将准备盛放大米花的大盆、大锅等器皿摆在那里排队，有时路边上能摆出一个由二十个盆和大锅组成的长龙，场面相当壮观。每个器皿里面几乎都放着一茶缸子大米，很少有用玉米的。用大盆排好队后，我们便凑上前，围在爆米花炉子的周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爆大米花的老大爷，看他如何一丝不苟地爆大米花。

只见老大爷熟练地将一茶缸大米，加一勺糖精，倒进一个又黑又重的大肚子筒锅里，拧紧盖子，再把这个笨重的黑铁家伙放在一个小炉子的火上。然后左手拉着一个小风箱，右手握着锅前头的一个小把，开始不住摇啊摇。一会儿向左摇，一会儿向右摇，还不时地查看锅上面的一个压力表。任

凭我们热切盼望，目光焦灼，老大爷仍然不紧不慢、全神贯注地摇着。

过了五六分钟，老大爷突然站了起来。经验告诉我们，大米花就要出锅了。我们这些胆小的小姑娘连忙捂住耳朵，快速躲到一边，远远地看着他把锅的一头放进一个笼子里，用一个铁棒用力一撬，顿时“轰”的一声震天响。就像变魔术一般，一茶缸又干又硬的大米神奇地变成了一大盆白白胖胖、香味扑鼻的大米花！

长大后才知道，那些又干又硬的大米，只有在经历了高压高温的历练，才能在离开锅的一瞬间，迅速胀大成蓬松的爆米花，并且迸发出它隐藏已久的浓郁、奇异的米香味儿。

随着夕阳西下，天色渐晚，一闪一闪的炉火将老大爷黑瘦多皱的脸庞映照得红彤彤的。他依然不慌不忙、旁若无人地摇啊摇，仿佛在修行一般。

等到我们心情特别激动，终于在听到那“砰”的一声响后，看到属于自己的白花花、香喷喷、热乎乎的大米花啦，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

端着满盆的大米花往回走的时候，也不忘让继续排队等候的

向门外瞧：谁呀？

是啊！明水，这明净的清水，就是千古才女照影打扮的梳妆台呢！

没几年，在这垂杨深处，梅花泉边，李清照故居落成了。从此，一代词人魂归故里，再不浪迹江南，孤苦无依。泉边柳下，日日品茗、吟词、赏金石；岁岁接待八方游人，会天下骚客……

穿过美景如画的“塘子崖”，再往明水街里走，更是美不胜收。什么百脉泉、墨泉、明眼泉……整个“小泉城”我逛了个遍。在这里，我还弄清了章丘人的“母亲河”——绣江河的源头。纵贯章丘南北的绣江河，汇集了南部丘陵涌出的大小泉群，浩浩荡荡一路北去，穿过古貌犹存的老县城，流进良田万顷的绣惠平原，又曲曲弯弯折向西北，最后注入小清河南岸的白云湖。

说起绣江河，那可是让我心驰神往的地方。

小时候，比我大二十多岁的堂哥给我讲过老县城著名的“章丘八景”，什么“晓月”，什么“晚照”，令人如临其境，心驰神往。讲过县城附近的长白山上，范仲淹“断革分粥”，“殿角埋金”的古贤传说。他还讲过：绣江河两岸，明、清出现的几位“部长级”六部高官，什么尚书、侍郎都有名有姓。这“章丘八景”非堂哥杜撰，《章丘县志》上有据可查。当然，堂哥更说到了“旧军孟家”，近代商界巨头，全国各地祥字号连锁店东家，孟洛川的老家就在章丘城关、绣江河畔。

老县城，当年商贾云集，市井繁华，是章丘的心脏，据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县政府才迁往明水的。在当代章丘人的眼里，新、老县城，如同北京和上海：一是庄严、古雅而文脉绵绵；一是新潮，靓丽而生机勃勃。

绣江河两岸，说她是富庶之乡，隆盛之地，一点也不过分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同学的那场“比家乡”论战，我的老同学：你的家乡美，俺们章丘也不丑。当年你体验到的“章丘穷”，那是特殊年代加给她的敷贴物，不是她的本色；至于说的“章丘雷穷酸”，那是待客的礼仪文明，是纯朴民风的传承。犹如一位端秀的淑女，即便一身褴褛，也不失大家风范。

小朋友们抓上一把先吃着，那种分享的快乐真是美好的记忆。

一进家，全家人都围上来，一人一把抓着大米花吃。刚刚出锅的大米花绝对是香甜可口、又酥又脆、入口即化、唇齿留香啊！年幼的妹妹，迫不及待地将整个脸埋在爆米花盆里舔着吃，粘了一脸一眉毛的大米花，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！小妹妹自己也忍不住“扑哧”一下笑出声来，结果盆子里的爆米花被她吹得四处逃窜、满地开花。

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依然有来宿舍门口爆大米花的人，只是来的频率少了。那时候我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非常喜欢吃爆大米花，有一次她向我抱怨：

“都二十岁的人了，再也不要意思像小时候那样端着盆，站到马路边上，等着爆大米花吃了。可是真的太想念爆大米花的味道啦！”

过了不久，宿舍门口正好来了一个爆大米花的人。当时，我的小妹妹还在上小学，由她代劳帮我们爆了满满一大盆爆大米花。当我把一大袋子新爆的大米花送给我的那个好朋友时，至今我还记着她惊喜异常的表情呢！